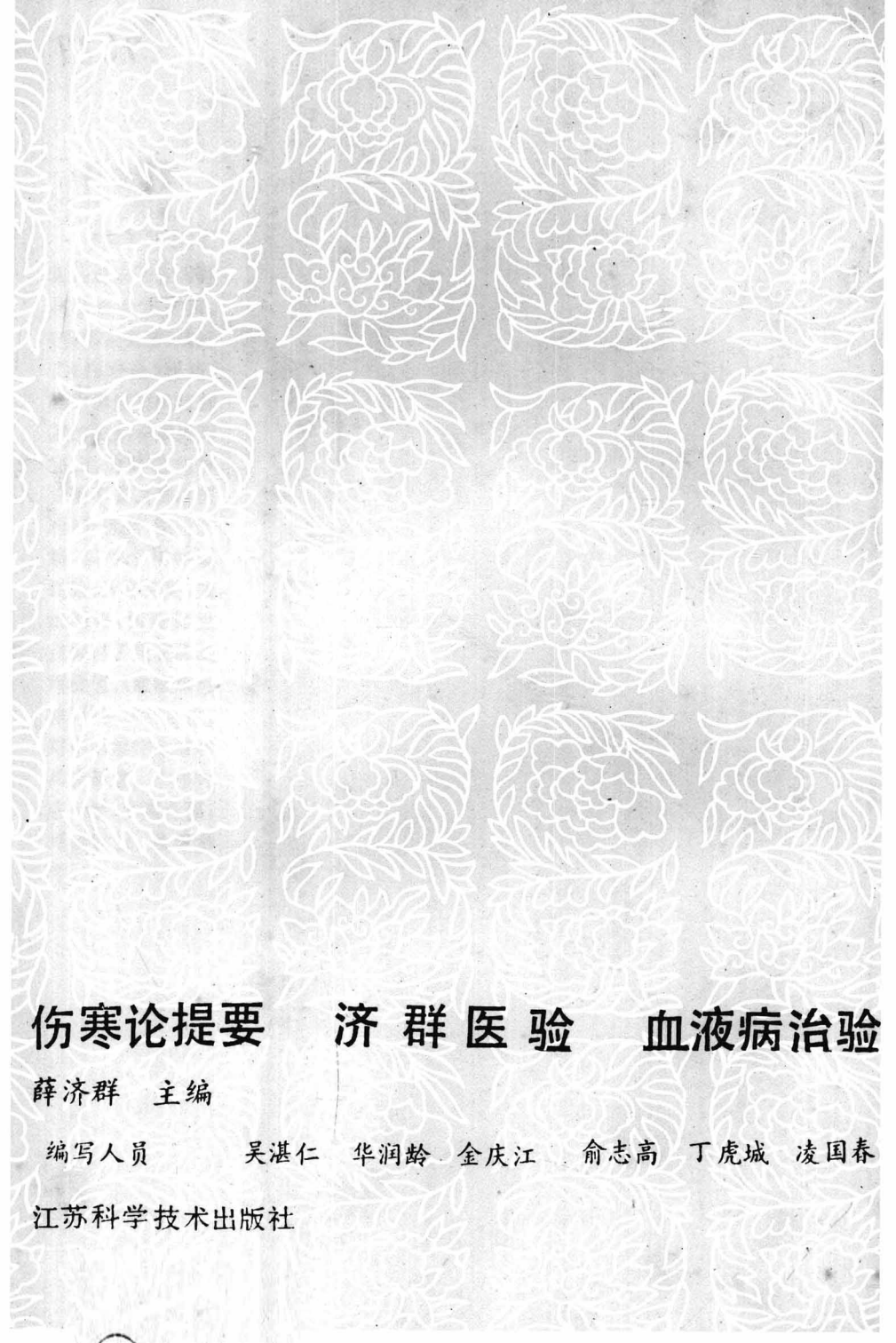


伤寒论提要

济群医验

血液病治验

吴医
苍萃



伤寒论提要 济群医验 血液病治验

薛济群 主编

编写人员 吴湛仁 华润龄 金庆江 俞志高 丁虎城 凌国春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吳醫蒼華

孝思



(苏)新登字第 002 号

吴 医 荟 萃

薛济群主编

出版发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印 刷：苏 州 印 刷 总 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51,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45—1449—5

R · 223 (平)定价：9.00 元

(精)定价：12.00 元

责任编辑：孙连民

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祝
吳中區研究所吳運松
公華出版

总结实践经验 加强科学研究

林瑞
辛

一九九三年二月

序

苏州是中外闻名的古城，历史上有吴中、吴下、三吴之称。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千百年来形成了著名的“吴文化”，而吴门中医更是名家辈出，代有创新，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书记载，吴中名医千余，各科都有名家、名著，是在中医界享有盛誉的发展比较全面的医学流派，得到了国内外同仁的重视和赞赏。

为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发掘吴中医学的宝贵遗产，使国内外对吴中医学有较全面的了解，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整理、研究工作。编写出版了《吴中医集》；还编写刊印了《吴中名医录》、《苏州市老中医经验文集》，洋洋数百万言，充分反映了吴中医学的光辉业绩和传统特色。近年来由苏州市吴中医学研究所编写的《吴医荟萃》，是一部学术性和实用性很强的，反映当代吴中名老中医临证经验、理论探讨的文集；是我市吴中医学研究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吴中医学研究还将深入展开，要多方面、多层次、多学科地研究，对吴医的地理历史概念；吴医的传统特点；吴医的著作、文献、文物；吴医的科技成果等都要深入研究，旨在发扬国粹，造福人民。我们从事的中医事业必然和其他事业一样兴旺发达，人们的健康、长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医中药。

汪雪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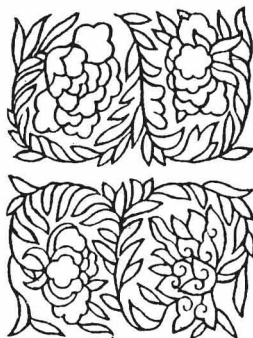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年九月

出版说明

《吴医荟萃》是由苏州市吴中医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一部汇集吴中当代部分著名老中医论著的文集，旨在总结发扬其学术经验，使之藏于案头的著作流传于世。本着积极收集，认真编纂，及时出版的精神，争取在2000年前将我市部分著名老中医和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中医的学术论文陆续整理，付梓刊印，荟萃成册。本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有阐发经典之奥旨者；有多年临证之经验者；有专科之秘宗者；有单方草药一技之长者。故既为发扬传统，又是创立新说。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苏州市政协、市科委、市卫生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得到了香港朱恩余先生和谢玲玲女士的慷慨资助。市政协林瑞章主席为之题词；市卫生局汪雪麟局长为之作序；著名书法家谢孝思先生作封面题字。值此书成之日，深致谢忱。

编 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



伤寒论提要

吴怀棠 吴湛仁 著



自序

《伤寒论》乃后汉医圣张仲景所著，历代奉为习医之经典，临证之圭臬。先贤注释，不下百家，各具慧眼，互有千秋。余行医五十余载，其间执中医教学十年，得《伤寒论》之裨益甚矣！按其汤证，用之得当，无不应手取效，故仲圣遗籍，仍当发扬光大，探其幽微，阐其未明。今编是集，综述《伤寒论》之概梗，以为后学之阶梯，入门之向导。本集环绕《伤寒论》内容范围而加以阐述，涉及仲景传略、历史沿革、病因病机、六经症候、诊法、津液生理与病机，治法方剂、剂量考证等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者，乃津液病机与营卫的关系一章，篇幅较长，以为津液营卫之病机相当复杂，其在《伤寒论》中占有重要之地位。所论津液营卫之机理，为诸家注释所不备，故不揣简陋，以公诸同道学者，供临证、教学参考用之。

辛亥秋日 姑苏 吴怀棠

总 目

伤寒论提要	(1)
济群医验	(79)
血液病治验	(181)

目 录

张仲景传略.....	(1)
伤寒论文简述.....	(1)
伤寒论的沿革.....	(6)
伤寒论的内容大概.....	(6)
关于病因问题.....	(7)
六经的意义	(10)
传变和直中	(12)
合病与并病	(13)
六经症候	(13)
诊法	(18)
辨证论治的法则——八纲	(23)
津液的生理与病机	(33)
伤寒论的治法	(55)
伤寒论的方剂	(61)
汉今剂量考证	(65)

张仲景传略

张仲景名机，后汉南阳郡人。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慨于当时伤寒等疾病流行，所罹者多，死者亦多，官不重视，医尤庸凡，乃弃官发愤攻医。始受业于同郡张伯祖，精究医经，博采众方，后在京师、洛阳行医成名。由于仲景出身儒家，基学本高，更抱拯救疾苦，挽正时弊之志，故在医学方面，获得伟大之成就。不但活当时之人众，且更撰用《素问》、《难经》等医经典籍，参以自身临证经验，著成《伤寒卒病论》一书，垂法后世，千余年来，奉为医方之祖，遵而用之殊验，是活后人更众。故有医圣之称。

伤寒论序文简述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惜，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

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跗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详读序文，具见仲景所以成为后世崇敬的医圣，自有其种种成功的因素，在序文中都能充分显示，这些也就是序文的精神所在，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加以讨论的，也附此一谈。

一、政治与医药的关系

序文首段，是反映出汉末的政治腐败，一般士大夫所谓“当今居世之士”，但知追逐名利，不知医药为何物，对当时民间疾病流行、生命受害的惨况，漠不关心。即如仲景宗族素多，亦以伤

寒等病，死亡三分有二。其疫情之严重，于此可见。他们不但如此，且连自身亦处于疾氛笼罩，随时可罹的危险境地，竟忽焉不察，等到疾病一旦染身，则又震栗失措，不惜“降志屈节”，“钦望巫祝”，或则“委付凡医，恣其所措”。疾病不起，竟又归诸天命，他们这样的愚蠢庸懦，自身也不知如何得保，怎样能去保护人民，为民除病呢？仲景目击此情此景，无怪其感慨系之。可见古今一样，医药卫生肯定与政治分不开的，也就是人病无医药，固无以生，而医药无政治，则无以昌，医药不昌，民命何堪。仲景的卓见，可谓千古不朽，而且仲景的思想，一切崇实，他认为疾病之生，是由物变之偏所致，唯医药可以救偏致正，故有病当医，不当“钦望巫祝”，在这里充分表达了他的反对迷信，确立唯物观点的正确思想。仲景的医学论著，所以合乎科学原则的关系，是与其思想上早已摆脱了当时神权思想的束缚，而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以实践经验为理论基础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二、伤寒论的学说依据

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有崇高的志愿和丰富的经验，而另一方面，由于他能对医学理论精深的钻研尤为重要。如序文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在当时可见其读书之多，序文如此写法，与近代编纂书籍，每于书尾载明各种参考书目之性质相仿，所以很为可靠。由此可见，仲景治病著书，皆有所本，这些文献对研究仲景学说，都有重要关系。其中除《胎胪药录》外，余书都有传本到今，可读可稽，所谓平脉辨证，似即本论卷首的平脉法及辨脉法两篇，当时似是论辨脉证的专书，为仲景所攻研和援据的，初原非仲景之作，可能为后人以之混入附并于伤寒论首的，因为这两篇东西，至今也无专集，只有在序文中提及和在论首见到。虽然有辨脉与辨证一字之异，但从整个推测，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所谓“博采众方”，说明仲景所采用的方剂范围是很广的，大概无论古传或当时通行之方，只须用之有验，都有所采纳，所以论内列方非常丰富。从知仲景之方在先并无专书，而是无偏见地兼收并蓄。世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据此恐非事实，否则有如伊尹汤液这样的巨著有传，仲景岂有不将此书名列举于序中的道理么？

还有《胎胪药录》一书，从序文中对此书的安插方式和书名观之，一定是一部专载药物之书，而且是仲景用药的药性根据。惜乎无传，无从稽考，不过从这里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传的最古的一部药物学《神农本草经》，晋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说此书根据药物产地的郡县名称看，都是后汉时期的命名，所以断定是后汉的作品，这个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神农本草经》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有名的而唯一流传至今的第一本药物专书。若是仲景前期之物，照这样的巨著，仲景不可能不读到，而仲景在序文中亦到神农之名，可见仲景并非不知有神农其人，那么为什么在序文中不论其书，而偏偏记了一部后不传世的《胎胪药录》呢？由此观之，陶弘景的见解是比较可靠的，而且亦可说明《神农本草经》，尚是仲景以后之物，不可能是中国最古最早的药物专书，而更可能是从其他更古的书扩编而成的，或许就是《胎胪药录》为后人增修改名而成之物。假使这是事实，那末《神农本草经》也还不失是目前我们研究仲景用药最切近的药草根据。

其次，我们要知道伤寒论与内、难二经的关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又据皇甫谧《甲乙经》序云：按七略，医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一十八卷，即内经也”，按针经即灵枢经，序文内所以不提灵枢而但言素问九卷，大概是因为伤寒论所论的不是针治之病，固而不提。所谓阴阳大论大概就是《内经》里的《阴阳应象大论》诸

篇。所以序文所云：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等，就是指的内经。八十一难经的理论，绝大部分出自内经，一部是作者秦越人自己的学说，所以《内》、《难》之间也是相贯接的。但内、难二经所论大都是医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对症候演变，殊少专论，治法仅具原则，而少方药，全部《内经》只有十三方，所以较难直接用于临症，但伤寒论却补充了这些未备的问题。一方面承接运用和发挥了《内》、《难》的理法，潜涵贯串于全论之内，创始了适用于实践应用的辨症论治的基本法则，又介绍了丰富的有效方药，学之可以直接用于临症，所以内、难与伤寒论是学用相须之书。犹根本之与枝叶，无论研究学习与运用，都不容分割而谈。固之我们可以这样说，欲用《内》、《难》，必读《伤寒》；欲解《伤寒》，必读《内》、《难》。

总之，序文内所以要把名书名目叙列，仲景无非用示后人，必须与那些文献相联结起来看，才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方法。

三、对庸医的批判

仲景深恶痛绝当时的一辈庸医，序文所贬，可以说针针见血。如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是批判庸医不肯钻研医学原理，以提高医学的理论水平。又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是批判庸医墨守成法，不思改进，各私其秘，不公于世，不肯在技术上经验上公开交流，共同提高。又说：“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知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是批判庸医在临证之时的草率情况，可谓淋漓尽致。望、闻、问、切都未详尽的做到，如此诊病，安得不危，所以仲景在序中有感而痛贬之，更足为后人引以为戒的。

伤寒论的沿革

《伤寒论》与《金匱要略》起始本为一辑，不分彼此，所以原名《伤寒卒病论》。仲景歿后，可能为人秘藏，以致湮没不彰，更以转辗易手，且当时尚无印刷技术，书籍流传，都赖缮抄，遂使篇章条文，散乱失序，字句之间，更有讹误颠倒之处。直到晋朝太医令王叔和得之，始加珍视，重行编次，方得相传至今，所以王叔和可说是仲景的大功臣，对祖国医学来说，是有莫大贡献的。到了北宋，林亿等又加一次校正，并将条文按症归类，再以外感和杂病分为两大门类，辑成伤寒与金匱各一集。至金代成无已开始作全文注解。其后自明、清迄今，注家辈出，代有明哲，如方有执、喻嘉言、柯韵伯、尤在泾等都是，总之不下百数十家。虽然各家的注议，未免有执偏之处，但也各有独到之处，都是后人学习和参考的资料。经过这么久和这么多人的注释与论争，于是仲景的学说，得以阐发，那么应该说先贤们都是有功于后世的。

伤寒论的内容大概

本论是条文方式，顺次的叙述和辨析，以伤寒为主病的一般外感疾患的症候与治法。分则各条皆可成为独立的一法，合则可以联缀如贯珠，析其异同，互相辨证。全书共有 397 法，113 方（阙一方，即有方名而无药物），应用药物达 80 多种，论中无论隐含的、明显的，皆以阴阳变化为基本纲领，所以阴阳二义，实为